

川東軍區文抗叢書

5

#517
人民的兒子

三幕十二場歌劇

文辛等集體創作
鳳平等作曲



重慶聯合圖書出版社印行

我們活在你們的事業中

你們活在我們的心中

—朱總司令—

朱
總
司
令

序

一九五〇年九月，我們參加了川、黔、湘、鄂的大會剿。

當時的剿匪已進行到以連排為單位分散駐剿的階段，新隊的剿匪熱情是非常高的；積極發動羣衆，捕捉散匪，白天黑夜，風吹雨打，不怕山高，不怕路遠，幾乎無一處山溝，山頭沒有為解放軍的足跡所踏遍。同時由於正確地執行了『政治瓦解，軍事清剿』的方針，『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使羣衆逐步提高了覺悟，知道解放軍是老百姓的隊伍，是替老百姓辦事的，因此他們也積極地參加了這一運動，供給情報、帶路，甚至捕捉散匪。

西南是將匪大陸上最後一個窠穴。因此殘餘下來的匪徒較任何地區為多。同時由於山大林深，給予匪徒地形上不少優越條件。更主要的是西南的封建勢力特別根深蒂固，在解放以後，特務、地主、土匪就結成了三位一體。並直接或間接的受着美帝、蔣匪的指揮，殘害人民。由於此，剿匪任務實際上是非常艱鉅的。雖然我們終於取得了勝利，盡殲匪徒共九十多萬，然而我們也有不少英勇的指

戰員在這一鬥爭中貢獻了自己的生命。

『一粒種子撒下去，萬粒谷子長起來』，當然他們的犧牲是有代價的。在黔東北沿河，我們就遇到這樣一件事實：

當我們到達沿河的第一天，羣衆正在舉行着一個隆重的立碑典禮，爲了祭悼一位在剿匪鬥爭中爲他們而犧牲的楊鳳元副連長。所有的居民全都集結在楊副連長的墓前，心情非常沉重。當儀式一開始以後，有些人就忍不住失聲痛哭，捶胸頓足，甚至用頭往牆壁上撞。有一位寡婦當場把自己的獨生子繼承給楊副連長。從這裏可以看出羣衆是如何摯誠地熱愛着這位不朽的英雄。

經過了調查了解，我們知道了這個故事的始末：

『三月間，土匪鬧得很厲害，當時我們的部隊只能堅守着較大的城鎮，交通爲土匪所切斷，老百姓不敢通行。因此造成了嚴重的鹽荒，（鹽是川貴交界的深山裏人們生活中奇缺而最寶貴的東西）這個問題當然必須解決。連部就決定發動羣衆集體運鹽，部隊護送。起初羣衆有些顧慮，參加的人不多。當運鹽隊很順利的運了第一次鹽回來以後，同時並講述了一路上連長，副連長（楊鳳元）及同志們如何仔細地照顧他們，羣衆全都興奮地要求再作第二次運鹽，並由一百多人增加到三四百人。到了秀山以後，秀山又有三四百人要求跟他們同行。當時沿河的羣衆不

願意帶他們，然而連長同意了。就因為這一疏忽，在回去的路上出了事，秀山幫裏混進了土匪、特務裏應外合，使羣衆受到了一部份損失。楊副連長也因為救護一個老郎託他帶回沿河的孩子受了重傷，最後終於犧牲了。在臨終時楊副連長還是帶笑的安慰羣衆，向他們致歉。羣衆非常感動，自動地捐錢出力安葬了楊副連長的屍體，並爲他訂了一塊石碑。這時部隊因任務調動了，在部隊走了以後，土匪乘機又來騷擾，羣衆把楊副連長的碑藏到河裏，直到我們部隊又回到沿河，才又把它撈上來。」

這一事實深深地感動了我們。當然像楊殿元同志這樣的英雄人物在我們部隊裏是很多的。他表現了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品質。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人民也熱愛着他。

回來以後，領導上鼓勵我們寫，而且希望我們用歌劇形式來寫。由於我們以前都沒有什麼寫作經驗，寫歌劇更是完全外行，同時又是第一次搞集體創作，因此信心實在不大，但作爲一個任務，我們只有就心地接受了它。

參加討論的有十二個人，大家先折湊了材料，然後就根據這些材料進行分析。

主題是明確的，表揚我軍優良的品質——革命的英雄主義，故事本身也很完整，但是我們是不是就原封不動的搬上舞台哩？大家討論得很仔細，也很熱烈，談出了很

多問題。其中爭執得較久的問題是：『我軍的調動是不是可以寫？』會不會讓觀眾「解爲撤退，尤其是在楊副連長犧牲以後，那樣是不是誇大了敵人勢力的強大？因爲根據全面情勢的本質來說，整個剿匪情勢，我們是主動的進行合圍清剿，因此就不可能有這樣一個讓土匪乘虛而入的機會。如果我們拘泥於個別地區特殊的事實來寫，那實際上就不是新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類似這一類問題的爭論，對我們大家來說在看問題的方法上都提高了一步。

經過了兩天的分析討論。然後擬定了大綱，確定了主要人物的模型，再分成三個小組（因爲是三幕）分場討論，擬定細綱。大體確定以後，推出三個人執筆來寫。

對歌劇的形式大家全不熟悉，初寫的時候相當艱澀。初稿寫成以後，大家都非常灰心，失敗了。舊劇不像舊劇，歌劇不像歌劇。正如一般寫歌劇的最易犯的毛病一樣，是『話劇加唱』。同時三個人寫的三種筆調。

領導上的鼓勵，使我們勉強恢復了信心。特別是文化部時副部長樂濛同志給我們講了一些關於歌劇創作的問題，使我們似乎體會了一些門路。

寫歌劇最忌的就是爲了唱而唱，覺得寫的對苦太多了，來一段唱吧，這樣就變成了『話劇加唱』。所謂『語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唱是爲了加深語言情感之不足，所以非是人物的情感到達

了一定的集中程度，就不能給他加上唱。

同時歌劇的唱詞，一定要有生動的形象，豐富的情感，要精練。當然我們該應注意它的韻律節奏，然而却不能為韻律節奏所限制。往往我們容易為舊劇歌詞的形式所影響，寫出來總是『不由我，某某某，如何如何』等，十言（三、三、四）或七言的格調所限制，變成了死而且板的文字。

再有歌劇的唱詞要儘可能讓它集中，成為一整塊，一整塊的，不能這裏來上兩句，那裏又來上兩句，這樣作曲的人就無法掌握它的情感了。

我們初步了解了這些問題，然後又把『白毛女』等比較成功的歌劇再拿來研究。最後由一個人執筆又重新寫出了再稿。

再稿寫成以後就交給搞音樂的同志作曲，他們按照每個人物的性格，以每個人物為單位（齊唱也作為一個單位）經過討論，分頭譜曲。由於歌詞寫得太無規律，使作曲者增加了很大的麻煩，幾乎每一段詞要單獨譜一個曲子，結果儘量刪節，仍舊有四十八個曲子。最後又召集了所有參與這次創作的同志集體討論，推出幾個人再做修整，終於節縮成現有的二十三個曲子。

這個劇本存在着的缺點還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沒有能把原來是很生動的故事之完美的介紹出來，這是由

於我們能力所限。如果說我們終算勉於完成了這個任務的話，也只能說是其志可嘉而已。

希望讀者能多多提供意見，給我們指出缺點，正是幫助我們進步，使我們能在今後的創作中提高一步。我們熱誠的期待着！

文幸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於重慶汪山

登 場 人 物

- 楊殿元(楊) 解放軍某連副連長,二十三歲。
- 張懋順(張) 農會主任,五十六歲。
- 肖素屏(肖) 婦女會小組長,二十八歲。
- 郭連堂(郭) 解放軍戰士,十八歲。
- 田大媽(媽) 五十歲。
- 小 珍(珍) 十一歲。
- 許少華(許) 農會主任,三十二歲。
- 田豐九(九) 貧農,二十六歲。
- 張大嫂(嫂) 張懋順的媳婦,三十四歲。
- 李連長(連) 二十七歲。
- 指導員(指) 二十五歲。
- 崔道志(崔) 貧農,五十二歲。
- 袁仲英(袁) 匪首,四十五歲。
- 田老六(六) 狗腿,二十九歲。
- 田雲貴(貴) 匪首,三十八歲。
- 小 元(元) 張懋順的孩子,十一歲。

孫老太婆(婆) 小元的外婆,六十二歲。

趙大叔(趙) 石匠,五十歲。

五班長(班) 二十六歲。

長 貴(長) 田大媽的兒子,二十二歲。

戰士、羣衆、秀山鹽販、土匪各若干人。

第一幕

時間 一九五〇年二月。

地點 貴州沿河縣。

第一場

時間 黃昏時分。

地點 沿河街口，張家門前。

（前奏曲聲中，幕漸起）

幕啓 太陽西斜，炊烟四起，是黃昏的時候，遠處傳來愉快的歌聲，漸近漸近。農民與戰士三三兩兩扛着轎頭，從坡上回來。

衆 （唱第一曲）

太陽落西山嚟

下呀下山坡

麥子鋤四遍囉

今年收成多

解放後景象大不同囉

生產加油幹呀

人人笑呵呵

哎哎嚟

人人笑呵呵

農 (唱第一曲)

同志們真辛苦喲 流血又流汗

幫助我們種麥子呀 整天不得閒

這樣的軍隊真少見呀 剿匪又生產

衆 哎哎喲 剿匪又生產

(唱第一曲)

戰 軍隊和百姓喲 本是同根生

衆 軍隊和百姓喲 本是同根生

一股樅杈兩朵花 天生是一家

剿匪又生產 哎哎喲

大家一齊幹

(副連長楊殿元扛着飯頭，與農會副主任張德順邊談邊笑，自披上下來。)

張 楊連長，倒看你不出，你還是把好手哩。

楊 自小兒就土裏滾，泥裏爬的，莊稼活兒自然樣樣拿得起囉！張大爺，趕明兒你割麥子、犁地，還是我來幫你的忙。「春鋤泥，夏鋤皮」，包管給你犁的深深的。

張 哈哈……你真是個行家！趕明兒我還是非請你幫忙不可。

楊 我們就一言爲定了，這個差事可別讓別人給搶去喲！

(二人大笑，至門前。)

張 進去坐一會兒，今兒你再跑就真不像話了。

楊 對、對、對，今兒一定不跑，先在外面歇歇總可以吧？

（說着揀了塊石頭坐下。）

張 今兒你要再跑，說啥我也不答應！（取過楊的縣頭，拿了進去。）

楊 張大爺，我還要跟你談鹽巴的事哩，你快出來啊。

（戰士與農民仍三三兩兩的談笑着從坡上下來，走到楊面前都親熱地招呼。）

（婦女會小組長肖素屏上。）

楊 肖組長，忙啦！

肖 家裏人手少，老的老，小的小，就靠我一個人忙，這幾天要不是同志們幫我的忙，我麥子怕一遍還沒有薅啦？

楊 你們婦女會發展得怎麼樣啦？

肖 我們小組已經有五個人啦。孟才嫂子、田孟芳、王大孀子，我們也想爭取她們來參加哩！

楊 她們現在還怕那些謠言嗎？

肖 現在哪個還相信那些鬼話！

楊 早先我們剛到這兒的時候，她們怕得要死！好像我們解放軍長的三頭六臂，會吃人似的！

肖 她們是給中央軍吓壞啦！也難怪她們，早先誰也沒有底呀！誰知道你們是不是三頭六臂，吃人不吃人呀！？

要早曉得你們這麼好，誰還躲出去哩！

楊 這兩天不看見你們扭秧歌啦，還是過年幾天扭的，別忘囉。

肖 才忘不了哩！噢，對了！昨兒晚上開會，她們說要請你再教我們幾個新歌哩。

楊 待會兒我有空就去教。

蕭 （高興地）那我就先告訴她們去了。（下）

（農民甲上）

甲 楊連長，鹽巴的事你說咋辦哩？

楊 我正跟張主任商量這件事哩！

甲 楊連長，我們這裏好多人家都是只種了一點土，總要靠做鹽巴生意賺兩個錢，才能維持。如今路上土匪鬧得厲害，我們生意不能做！楊連長，你真得替我們想想主意，要不，真不得了啊！

楊 我知道這個情形，我跟你們農會先商量一下看，總要給你們解決的，而且一定可以解決的！

甲 那就好啦！（欲下）

楊 你要看到許主任，請他到這兒來一下，就說我在這兒等他。

甲 好！（下）

（戰士郭建堂上）

楊 小鬼，回去啦？今兒你們給老鄉挑水了沒有？

郭 早挑好啦，滿缸運動咱五班就從來沒有落過後！

楊 對！

郭 哎，副連長，你又被張主任拉住啦？這回可跑不了啦！

楊 小鬼，你來給我當代表吧！

郭 代表？

楊 來嘛，你過來！

郭 （做了一個鬼臉）我才不來哩！（甩下）

（田大媽上）

楊 田大媽，你家長貴有信回來沒有？

媽 唉？我找人帶了好幾回信啦，又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唉！你個天殺的袁仲英呀！

楊 還是叫他回來自新好，像他們這種被逼去當匪的，只要肯自新，政府會寬大他們的。

媽 唉！我還有啥不曉得，你們解放軍好，待老百姓就像一家人一樣的，不打人，不罵人，不要老百姓一針一線，還幫老百姓做活。你們講出來的話我還有什麼不相信的，我家長貴硬是被天殺袁仲英不曉帶到什麼地方去啦！過兩天他要再不同來，楊連長，我拼了老命去找他去。唉……（下）

（小珍蹦蹦跳跳上。）

珍 （唱第二曲）

山清水秀石「珂拉」 紅苕芋苞谷巴

窮人要吃大米飯

除非么妹生娃娃

珍，過來！

珍（跳着撲到楊懷裏）楊連長！

楊 剛才你唱的什麼歌兒？

珍 不告訴你！

楊 不告訴我，那我明兒有好聽的歌子也不教你唱！

珍 呸，「行，要你教！

楊 要我教，你就把剛才唱的，再唱一遍給我聽。

珍 我唱得不好！

楊 唱得不好不要緊。來，站好。唱！一——二——

珍（站好，仍不好意思唱）不，我唱得不好！

楊 不要緊，來！一——二——

珍 不要你喊，我自己唱！

楊 好、好、好！我不喊，你自己唱！

珍（把第二曲重唱一遍。）

楊 山青水秀石圪塔，下面是什麼？

珍 紅苕洋芋苞谷巴。

楊 窮人要吃大米飯，

珍 除非么妹生娃娃！

楊 什麼？

珍 除一非一么妹一生一娃娃！

楊 嗯，這句不好，我給改一改。改成——「除非自己來當

家」，唱唱看！

珍（唱）窮人要吃大米飯，除非自己來當家。（唱得不準）

楊 噫，你唱錯了！（接着唱了一遍）

珍 噫，還是你唱得好！

（幕後聲：「小珍，回來吃飯啦！」）

珍 我媽喊我吃飯了，明兒你再教我唱歌！

楊 好，明兒我教你唱「勸老二」。

珍 「勸老二」我會唱了。

楊 那就教你——「要把土匪消滅光」。

珍 好！（跳躍着跑下）

楊 哎，小珍，回來！

（珍又回來）

楊 哎，你忘啦！

珍 哦，我沒有忘「敬禮」（行了一個軍禮）楊連長，再見！（跑下）

楊 （大笑）哈哈……

（張腋下夾着煙桿，手裏捲着煙葉走出來。）

張 楊連長，笑什麼？

楊 跟小珍鬧着玩哩，這孩子，幾歲啦？

張 跟我小元同年是「庚辰」今年——十一啦！

楊 這孩子怪聰明的！